

A stylized white figure,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person or a monument, stands against a green background. The figure has a large, red, multi-petaled flower on its head. In its right hand, it holds a pen holder containing several pens and pencils. The figure's arms are slightly outstretched at the bottom.

人民信任他

中国商业出版社

商业红旗丛书

人民信任他

(报告文学)

董辰生插图

中国商业出版社

商业红旗丛书
人民信任他
董辰生插图

•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昌平区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1.5印张 33千字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定价0.12元
统一书号4237.042

人 民 信 任 他

一

冬夜，北风呼呼，寒气凛冽。钟敲八点，马路上行人已经不多了。

掀起棉帘子，推开延安理发店的弹簧玻璃门，灯光雪亮，营业正忙。一个个身穿洁白工作服的理发员聚精会神地在给顾客理发，挨次等候的人静静地坐在长条靠背椅上。

站在近门理发椅旁操作的那个老师傅，看去五十多岁了，年纪虽大，却手眼灵活，动作麻利。一招一式都是那么准确、精细。他和蔼可亲，笑容诚挚，显现出朴实的气质。他，就是劳动模范、上海市延安理发店经理吉长山同志。

一位化纤厂的老工人坐进了转椅。吉师傅抖开块白净的大围布，从他前身轻轻围上去，在脖子里衬上张纸条，又绕到背后，在齐喉结下不紧不松地系好。一丝不苟，干净利落。围好了，这才转过身来轻声问顾客：“还是照原样吗？”

“来吧，老吉，”老工人眯缝起眼睛，脸上快乐地漾开了鱼尾纹，“哈哈，你剪刀、梳子没动弹，我已打心眼里觉着舒服。”

脱口而出，情真意切，声音虽不高，所有店堂里的理发员都听到了，所有正在理发和坐在条凳上等候的顾客都听到了。一张张花朵绽开似的笑脸向吉师傅这边转过来，一道道敬

佩、赞美、激动、兴奋的目光向他投过来。老工人这句话说得多好啊，多少句称道、信任的话都凝聚在这一句里面了。一时间，店堂里静极了，只有咔嚓，咔嚓的剪刀声在有节奏地响着。

盥洗池边的堂口后面探出两个年轻人的脑袋，惊讶交织着愧赧，尴尬的脸盘上流露出天真的稚气。这常常扰得人心烦意乱，既讨厌又刺耳的咔嚓、咔嚓的单调音响，现在在她们的耳中竟变成了一曲多么优美的乐曲啊！

对，这就是我们的吉师傅带来的欢乐气氛。

一个高高身材，脸庞俊秀的青年理发员给顾客递热毛巾来了。当吉师傅接过腾着热气的毛巾正要给那位老工人揩脸时，老工人忽然起身拍拍站在身旁的小伙子的阔肩，语重心长地殷切嘱咐：“小刘，一定要把你师傅的好手艺好传统学到手，传下去啊！”

小刘脸孔倏地红了，他看看师傅，默默点了点头。

“你剪刀、梳子没动弹，我已打心眼里觉着舒服。”

这句话听来平常，却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对一个理发师来说，包含着多少信赖、嘉许和深沉的感激之情啊！作为一个为人民生活服务行业的职工，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自豪、快慰的呢！进店方才六年的小刘，完全懂得人民给予的这个赞誉，评价，师傅是当之无愧的。老工人重比千钧的叮咛，他也能掂出那是什么样的份量。

何只是艺徒小刘，店堂里的理发员、顾客，谁不为这句拨动心弦的话语勾起绵绵不绝的遐思啊！

“请看看后面的式样。”站在顾客背后的吉师傅理完发高高举起一面圆镜子。

从圆圆的后镜中又折射到前面那块长方形大镜子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老工人的中长发式理得轮廓饱满，前后相称，连接精细，层次均匀，与他的脸型、年龄配衬得恰到好处。经过这番梳理剪洗，人也更显得精神了。

“好，好，完全达到了‘三心’标准。”老工人笑着连连点头。

店堂里哄一声全笑了，谁都知道这是指吉师傅的理发服务能使顾客“放心、称心、开心”。

是呀，照后镜经历的那场风波不也是为了要坚持这“三心”要求吗？

照后镜，原是理发店一项传统的操作规程。顾客理完发，老师傅拿起一面镜子在后面给照一照，让你前前后后都能看清楚，式样好不好，还有哪里不满意。实际上是让顾客检验理发质量的较好方法。在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有人给它定的罪名是：“低头哈腰旧意识作怪，地地道道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东西。”好多理发店照后镜的镜子都被砸掉了。吉长山几经驱赶，又被调到延安理发店，正是服务质量严重下降的时候。有人公然宣扬，工农兵没那么多穷讲究，头发长了，跑进理发店，剪剪短，轧轧光，冲洗一清就行，这才是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本色。吉长山不以为然，摆出自己的观点同他们辩论：“美观大方的发式难道就是修正主义，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只能是清一色而不需要美化，我们理发店难道就没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工作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风貌？就拿照后镜来说吧，过去老板开店为赚钱，我们呢，不得不给那些老爷、太太横照竖照。现在，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照后镜已成为使人民称心满意的一种良好服务方法，为



老工人笑着连连点头。

“什么连照一照都不可以呢？”一番话，驳得对方理屈词穷，无言可答。他敢说敢做，东寻西觅，把那劫后仅存的两块小

方镜找了出来。愿作后盾的那些老师傅却为他捏了把汗。好心人劝他：“老吉，犯不着呀，你真还看不出来，谁在剪刀木梳上稍稍下点功夫就是修正主义路线，顾客要求高一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你再提出发式要美观大方，仍然恢复照后镜，现成一顶助长歪风邪气的帽子怕还扣不到头上！”他说：“只要对人民有利，就不能尽考虑个人会担什么风险啦。”经他据理力争，坚持不渝，延安理发店终于恢复了这一受顾客欢迎的传统操作规程，成为“文化大革命”后上海理发业中恢复照后镜的第一家。镜子仅找出两面，只能沿墙根靠着，大家合用。可是，这一来，取镜，放镜，一天弯腰几十次，有些年龄较大的理发师傅也委实太累了。吉师傅就去废旧物资回收商店买来铝皮，又到玻璃店配齐单片圆镜，回来发动会干木工、铁皮工的同志一起动手，做成十面有柄的圆镜子，挂在一一只只理发椅背后，每面才花一元多钱。故事到此该完了吧，且慢。那股查回潮、查复辟、查倒退的十级台风刚刚掀起，“照后镜”这个“活典型”就给掀出来了。来势汹汹，非得马上采取“革命”行动不可，还要追查倡议人。吉师傅不慌不忙，挺身而出，坚毅、坦然、从容镇定地说：

“工厂的产品为啥要分一级品、二级品？那是为了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经过检验分出高低，就可以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我们理发就没有个质量标准？由谁来检验呢，顾客。恢复照后镜可以更好地接受顾客监督，是为要推动提高服务质量，怎么扯得上回潮、倒退？”几句话，使得那些趾高气扬的人变成了哑巴。顾客知道了，纷纷跑来支持，话似幽默，却寄以无限愤慨：“要批，我看得先批人身上为什么长出个脑袋。这些年，管你满意不满意，理发只看到前面，看不到

后头，难得你们肯举起面镜子照给我们看看。让我发个谬论，有胆识的上级应给你们请功，授奖。”

吉师傅的心就是这样紧紧贴在顾客心上，又是那么紧紧地同他们连在一起。每当拿起剪刀、木梳，站到理发椅旁这个平凡的岗位上，那颗心呀，就全部扑了上去，什么亲友私事、个人生活，统统抛到脑后了。

那是一九七八年国庆节，延安理发店“照常营业”的大红纸条早就贴出去了。那天恰逢吉师傅侄女结婚，跑来当班的同志都想劝他早点走，但又颇难直说，因为他有个脾气，越到节日越不肯休息。在我们国家里，群众已形成习惯，乘节假之暇走亲访友，畅叙契阔，理发店也就比平日更忙，谁不愿梳理得净净爽爽，换一身整洁服装，容光焕发地出门作客呢。在这喜庆日子里，只要有顾客走上前来，吉师傅总是全神贯注，满足要求。可今天他自己得参加婚礼，怎么办。几个人小声计议，说什么也要控制时间，“相机行事。”谁知，刚送走最后一位顾客，小刘跑过去正要关店门，偏偏就在这当口，闯进一个小伙子，鬓脚、后发留得老长，双颊绯红，口喷酒气，嚷嚷着要理发。小刘告诉他营业时间已过，请明天再来。他油腔滑调地胡缠蛮扰，先来一番堂而皇之的理由：“我值班到现在，情况特殊，就不能照顾一下吗？”后来又说什么老人生病需照看，孩儿年幼得喂饭，家务忙不开，这才来晚了。小刘听听不对头，急忙截住他：“别吹牛了，我们没工夫奉陪，走吧。”说着又上去拉门。他脸一抹，扯大嗓门开了炮：“不剃，你们为谁服务？”“就是不给你这种人剃，帽子再大，拿去吓孩子吧。”小刘不买帐，更不退让，哇啦哇啦争吵开了。吉师傅拦住小刘，对那长鬓

脚的小伙子说：“我们节日开门服务，是为了方便顾客，倘有困难急事，晚一点也理所当然。可你刚才说这指那，究竟为哪一桩呢？理个发是小事，不说实话，强词夺理可不好呀。”吉师傅说话和和气气，实实在在。小伙子不好意思，酒醒了一大半，不得不认了错。吉师傅拿起白围布，笑笑说：“好，这就好，坐上吧，我给你理。”待到吉师傅动开剪子，两人已一句递一句谈了起来。吉师傅说，我们过一个愉快的节日，好好休息，是为了明天精力更充沛地投入生产、工作，为早日实现“四化”出力，你说是不是？又问他厂里情况，业余生活怎么安排的，对什么最感兴趣。冒冒失失闯进来的小伙子只觉着这师傅挺热乎，越发感到心里抱愧。不知不觉之间，一个新颖大方的发式已经理好了。小伙子不知说什么好，紧紧握住吉师傅的手，一个劲地“谢谢，谢谢，”高高兴兴地走了。刚把小伙子送出门，又进来个身穿制服的交通警：“哈，果然还能赶上。刚交班，看到你们这里灯还亮着，我就……”吉师傅快步迎上去：“今天马路上行人、车辆多，忙了一天，够辛苦了，快请坐吧。”随即拿起轧剪、梳子又干起来。送出去，迎进来，他越干越快活。八点半了，特地从乡下来沪参加胞妹婚礼的侄子满头大汗奔进店堂，喘吁吁地说，新郎、新娘、满座亲朋都在等着他，眼睛都望穿了。他这才手拍额角，眼珠连眨几眨，啊，可不，侄女今天结婚啊……

有一次，吉师傅正站在靠大门的理发椅旁给顾客理发。有个理好发的顾客从里面走出来，在帐台上付钱时，伸手在唇边摸了一下。吉师傅眼快，立刻走过去，含笑问：“同志，胡子没刮清爽吧？”“没关系，算了。”“不，请坐下

稍等片刻，我做完手里的活给你重刮一遍。”他和全店同志们一起，就这样相互检查，共同关心，即便顾客没提意见，也自觉牢牢把住质量关。事后，吉师傅找了那个没给人家刮净胡子的青年理发员，告诉他，毛病主要出在刀功差，又让他把剃刀拿出来，把着手教他怎么磨才磨得锋利。原来刮胡子还有这么多讲究啊！剃要剃得有层次，有章法，快而不乱，手劲适当。剃刀的正反两面，在理发行业里大家通称阳口、阴口，刀磨快了，刮在脸上就舒服。怎么个磨法？阳口磨几刀，阴口磨几刀，都有讲究，一般是阴口少磨点儿，阳口要多磨，磨出来的刀不“老”不“嫩”，一刀下去，锋利的程度恰到好处。会不会磨刀，对一个理发员来说，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基本功，把刀砖拿出来一看就能看出来。如果刀砖象个馒头形，那就知道刀的主人已经磨得相当不错了；若是两边凹下去，象个元宝，那就是没悟要领，功夫不到家。青年理发员听到这里，恍然大悟：怪不得吉师傅每天清晨来店，先查看一把把剃刀，摸过刀口，还在刀石上穿梭不息地磨呀磨……

顾客理好了发，站起身来高兴地同吉师傅道别，感谢他满腔热忱而又手艺高超的服务，吉师傅耳畔却不由响起了另一个豪爽的声音：“我到你们店里去过了，你不在。听说现在有些理发店对几角钱的小生意不感兴趣，我们这些老头就‘理发难’啦。到你们那儿一看，行，还是那股热情劲，男女老幼，一律对待。好，老吉呀，就得这样干！”

对，这句话是他那天在马路上听到老师长说的。

二

那天上午，吉长山去地段医院量血压，刚跨上茂名路，

就听到有人迎面呼唤：“吉师傅！”

他抬头一看，啊，是老师长！



啊，是老师长！

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搀扶着老师长。他还没来得及问，老师长就对姑娘说：“这就是吉伯伯。”

“吉伯伯，”姑娘亲热大方地叫了声。

“这是我最小的女儿，别人都不在身边，就数她照顾我多了。”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记忆中英姿焕发的师长形象已经变得这般衰老，苍苍霜丝爬上了鬓角，前额一大片斑发差不多已脱尽，深陷的皱纹仿佛刀刻斧凿似的，腿脚行走也不大便當，只是仍然那么气宇轩昂，两眼也还是那么炯炯闪亮。

两个老朋友意外重逢，有多少话要讲呀。就这样，站在人行道旁，你一句我一句地谈了起来。

整整十年，他没见到老师长。在那乌云乱翻的日子里，不仅不可能见面，简直是关山阻隔，音讯断绝了。好不容易辗转打听，多方探询，零零星星知悉了一鳞半爪：老师长挨了斗，给整得很厉害。那时老师长早已转业到地方，在一个医院里担任党委书记。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吉长山常常仰首云天，慨然长叹。他是多么想念那些永远不能忘怀的老同志、老前辈、老领导啊！老师长在毛主席率领下南征北战，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立下多少汗马功劳，他犯了什么罪，要给揪出来示众，无休无止的批斗，受到难以想象的凌辱、迫害。

时光流逝，一晃过去将近三十年了，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位解放军师长的情景。

上海刚解放，吉长山在迈尔西爱路（现名茂名南路）上的沪江理发店工作。那天，阳光灿烂，和风拂面，从门外走进

一位穿着蓝布服装、身材魁梧的壮年顾客，长圆脸，额庭开阔，浓眉大眼，气概非凡，操一口浓重的北方话。

这位顾客满面含笑，一走进来就和大家点头招呼，象是早就熟识的多年不见的朋友。

吉长山请他坐上理发椅，还没挥动刀剪，他就亲切地问：“你师傅过去一直在这里做吗，生活过得怎么样，家里人都好吗？”在这并过去进出大半是洋行买办、官僚政客、富商豪绅的理发店里，吉长山从未遇到过一个对理发工人如此嘘寒问暖的顾客，他只觉得心里热乎乎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似乎刚只谈开了头，怎么一下子就已经理完了发。

当这位顾客问到店裡生意怎样时，吉长山回答说，老板逃到香港去了，过去的那些阔佬不来了，眼下生意清淡，不易维持。虽说解放了，但不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怎么样的，也未卜理发这一行前途如何，有些弟兄担心坐守总不大妙，不如去海外开码头。

“上海这个大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接下来要做的事很多。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国民党把它搞得百孔千疮，我们要在这烂摊子上建设新上海，困难确实不少。但必须看到，这些困难是暂时的，一定能克服的。你们店里现在生意清淡，也是暂时的。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提高，日子越过越丰富多采，你们会忙不过来呢。叫我说，都不要走，前途光明，要有充分的信心。”

几句话，象辉耀太空的皓光，拨亮了一双双困惑迷茫的眼睛；象一股潺潺闪跳的暖流，流进了每个人的心田。

他是谁，穿着虽简朴，但态度可亲，大伙猜想约莫是共产党的干部。谁又能想到，他竟是参加解放上海战役，指挥

打苏州河北岸百老汇大厦(现在的上海大厦)的师长。

吉长山知道了他是这样一位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干部，百感交集，眼眶都湿润了。在沪江理发店，曾经来过多少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陆军部长、战区司令长官以及他们的姨太太，小姐、少爷之流。这些“亨”字头来一个人理发，跟随的侍从、护卫至少有三名，左轮枪斜插在腰里的子弹带上。一名垂立左右，寸步不离；一名恶狠狠把守在门口；还有一名坐候在门外的拉起窗帘的小轿车上。看到来了这样的“显要”、“贵客”，理发师傅总是提心吊胆，谁也不愿上去侍候。但有什么法子，破饭碗虽没啥稀罕，摔掉了可就没法活。陈师傅有一次给一个空军军官吹风，吹到耳根旁，他嫌烫，陈师傅说了声“不要紧……”话未完，“啪”，一耳光打过来，打得陈师傅脚步踉跄，口吐鲜血。那些反动家伙从不把理发工人当人看，而我们人民军队的师长，却拉着理发工人这双整天捏剪刀、木梳的手话家常，道辛苦，赛过知心朋友、亲兄弟。

没多久，店里渐渐忙起来了，可不就象师长说的，有时真还忙得有点不可开交哩。而更为不同的是，“这座大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他们再不是当牛做马任人宰割的奴隶，他们挺直腰杆作主人了。师长每次来理发，吉长山总是想法留他多坐一会儿，恨不得把心里的话都倾倒出来。吉长山从师长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懂得了该做个怎样的人才是最有意义的。师长呢，虽没听吉长山明说，却好象已了解他内心的渴求。师长给他讲党的历史、传统，讲党的奋斗目标和方针、政策，总是那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启发他要用严格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认识到肩负的重任，目光要看得更远些，要把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同总任务联系起来。党组织阳光雨露的滋润培育，师长循循善诱的指引帮助，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前，吉长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八年，部分理发工人在“大跃进”中转换行当进工厂了，行业里人心浮动，议论纷纷。有人觉得干理发工时长，又劳累，这种服务性行业排起队来总是挨在后面，何不趁这机会快往工厂里跑。他把这种思想反映给师长。师长沉吟了一会儿，说：“如果是根据统筹安排，生产需要，去些人进工厂是可以的，但都想着去，人民就不要理发啦。理发，在人民生活中可是不能缺少的呀。”

师长一句话点出实质，指明方向。切莫对这种“乘机改行”的思想等闲视之，要敢于去做工作，可千万不能给个人打算迷住心窍呀。

老师长啊，你是吉长山的引路人。

三

这条路，他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然而，这却是一条多么艰难坎坷的路呀，不说时常遇到几段坑坑洼洼，曲曲拐拐，有时骤然之间乌云翻滚，飞沙走石，百折不回地顶风冒雨坚持往前走谈何容易。胸中装着党和人民的托付，心里记着师长一次次的指点和教诲，不管路途有多少艰险，障碍够多么鸷怪，凭着在全身翻腾的热血和力量，他硬是铁铮铮走下来了。

林荫道上的延安理发店位于繁华地段，对面是剧场、邮局，附近有工厂、医院，商店林立，一幢幢老屋新楼鳞次栉

比。吉长山是一九六八年调到这里来的。

不就是因为他曾设计过一批新发型吗？不就是因为他和同志们整理制订了一套质量标准 and 操作规程吗？不就是因为他说服务好不能只看笑口常开，还得手上有过硬的真功夫吗？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统统被归进大逆不道的修正主义货色。他这个市先进工作者被说成是假的、黑的。一次次冲击、批判，他说什么也想不通，思想上有缺点、错误可以检查，但扪心自问，这些年来所做的这些事并没给人民带来坏处，利润都上缴国家，怎么忽然变成全是修正主义，不懂。批来批去，实在批不出什么新花样了，又叫他靠边站，他这个生产组长给“罢官”了。一道勒令，把他打发到一家小旅馆去监督劳动。整天扫地，抹桌，洗烟缸，倒痰盂，有专人看管，上下班都得听从命令，还不能跟旅客接触。他的血压升高了。身患肝癌的老母亲不知儿子究竟出了什么事，气急咻咻从乡下赶来同他见最后一面。

三个月过去，又不知怎么一来，仍然要他回到老本行，干理发，却给换了个楼角下的偏僻小店。这一带退休工人多，他把那把自备的钝钢剃刀磨得锋快，工作态度仍是那么认真，手艺仍是那么精娴。他给理过发的几个老年顾客私下聚议：“新来的这位师傅刮胡子刮得真惬意。”知道底细的人暗暗翘起大拇指：“嗨，人家可是沪江顶呱呱的名师高手呐！”过了一阵，通知他仍回原单位沪江了，不容违拗，说走就走。有个“头儿”对他说：“我们听党的话，这是对你落实老干部政策。”他差点“噗哧”笑出来，心想：我一个基层店生产组长，算是哪门子老干部呀。回到沪江，许多老顾客不来了。同伴们心里知道不少顾客处境困难，但谁也不